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深切怀念恩师江文湛先生

○王春新

我们讲授创作要点及构图和水墨运用等问题，这种实战性传授让人终生难忘。

2018年春季，先生招我过去，郑重其事地交代：“春新，书画与紫砂有缘，可把书画与紫砂艺术结合，作为一个专题认真进行研究。”先生的用意开始我并不理解，而且在创作实践中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紫砂器具具有独特的金属质感，许多的紫砂器具仅仅用楷、行、草书题铭是不够的，有些单薄，如果用篆、隶书写，其艺术效果就好很多。之前，先生曾多次提醒我，学“二王”笔法虽灵动飘逸，然不够厚重，当时自以为并未在意，此刻忽然茅塞顿开，万分感激先生的良苦用心。在尤志平等诸道友的帮助下，经过4年多的努力，我补上了这一课，以帖融碑，作品更醇厚朴拙，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形式与文化内涵。

2024年，在先生的率领下，“紫砂与书画陶瓷艺术精品展”在西安举办，先生对学生们创作出的一批艺术作品十分满意，对这个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先生生于山东郯城，一生秉持鲁南人正派与刚直遗风，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他传道授业带学生，首要是端正“三观”，立德修身。在书画市场最火的年代，江老师的作品十分抢手，供不应求。彼时正值先生和我共同举办“我心我心展览”，有位朋友找我，希望高价收购先生30余幅画作。先生闻之十分欣喜，可当先生了解这位朋友的背景后告诉我：“你那个小兄弟起家不易，他对我作品的喜爱蕴含了许多对我这个老头尊重的成分，很醇厚，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字画的市场价格水分过大，他收我的画可以，我画价折半。”

到了晚年，先生更加随性自然，闲静野逸，向往大自然，留恋“红草原”，崇敬李白、陶渊明，诗酒歌赋度人生。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到南海新区看望久别的江老师，老人家十分开心，乘兴用两张八尺屏大纸，一口气为我书写了4首他喜爱

的古诗词。书毕好像并未尽兴，又为大家吟诵了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时的先生好像已经忘记了年龄，已然沉醉在四五十岁那个年纪。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先生的吟诵之声好似依然在脑海回荡，这种至高的境界与精神，与自然同在，与造化同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语）。

今年秋季，我们将在咸阳渭滨楼举办第二届“紫砂与书画陶瓷艺术精品展”，就是按照先生“来年联合办师生书画展”的遗愿，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和拥抱伟大的新时代、新生活的一次艺术实践。

江文湛先生给人的印象，始终都是英气逼人、青春潇洒，天生的艺术气质与一般的艺术家拉开不小的距离，在整个长安画坛特立独行，依性情处事，颇有古风。我与先生20多年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情同父子的感情，先生对我的创作乃至人生都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的离世令我悲伤。陶渊明有诗云：“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欣慰的是，先生的艺术已化作长安画派花鸟画的重要文脉，将代代薪火相传。

先生的修养、学识和艺术水平，乃高山仰止，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终身追逐；先生的人格品德与先进思想永垂不朽，将永远伴随后生们前行。再填《江城子》一首，以表对恩师的深切思念：

一生心血付丹青。笔通灵，意纵横。老犹犹狂，墨海写峥嵘。廿幅瑶图留凤约，师友泪，待同擎。

钢肠病骨自嶙峋。觅知音，叹孤征。八秩分飞，鸾镜忍重凭？莫道人间花月缺，光焰在，照云屏。

呜呼先生，伏惟尚饗。
弟子春新顿首再拜！

我迟迟不敢写的字

○徐静

这风，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的风，还是文化的风、情感的风，是从故乡吹来，永远绕着游子心头的风。

北方的雪，一落下来便凝成硬实的冰。那年冬日，岐山连续几天大雪天气，积雪半尺，天地间一片素白。这样的夜晚，守在家中看书写字，原是最好的消遣。忽然电话铃响，见是弘笃的号码，我心头一惊——他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当公务员，这般的夜晚来电，定是有缘由的。

“喂，睡了吗？我在你工作室门口。”

“啊，你回来了？真的吗？”

我裹紧棉袄匆匆下楼。弘笃与一位南方友人已在门口等候，他絮絮道来：“这趟回老家，特意带友人来看咱周原的雪，逛周公庙。见门楣上‘飘风自南’四字，心头猛地一震。刚才在附近小酌，忽生念想，求你写一幅这四字墨宝，慰我一腔乡愁。”

推开工作室的门，寒气与室外没有区别。老友熟门熟路拉过板凳，往案头一坐，指着空白宣纸：“就写‘飘风自南’。”

这话让我心头瞬间一空，竟一时茫然。彼时我只知这四字是周公庙的门楣题字，是故乡的印记，却从未深究其出处，不懂笔墨背后的深意。只觉这四字落在冰天雪地的寒夜，落在无暖的陋室，竟有些突兀。再看案头凝了冰的墨，连写字的心思都没有，只得笑着寒暄：“你在我写好的作品里挑选一幅吧。今天屋里太冷，墨都凝了。我也尚未参透这四字的意趣，恐怕唐突了周公庙的古意，辜负了你的心意。”

弘笃闻言也不勉强，只道是酒意上头的一时兴起。三人就着微凉的茶，在寒室里闲谈，说的都是岐山旧事。南方友人听得入神，偶尔问及“飘风自南”的由来，我答不出所以然。

那夜终究是没写的。工作室火炉昨天就灭了，南方友人更难捱这北方的冷，便约了日后天暖再写。弘笃笑着与友人踏着厚雪离去，而“飘风自南”四字，却从那个寒夜起，压在了我的心上。

后来翻检典籍，才知“飘风自南”语出《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原是写岐山卷阿之地，蜿蜒山陵间，南风自南方浩浩而来，携天地生气，藏周室雍容。再寻周公庙旧事，方知这四字并非简单题字——背靠凤凰山，面朝渭水川，守着三千余年的根脉。那方“飘风自南”的匾额，立在周公庙的门楣，便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南风渡渭水、吹彻周原的文化印记，是故乡的风，越过千山万水，仍守着根的执念。

知晓了这些，再想起那个寒夜的老友，便懂了他的急切。他生在岐山，长在岐山，喝润德泉的水，吃臊子面长大，骨子里藏着岐山的魂魄。那日见雪落匾额，四字在素白中愈发苍劲，大概是酒意催了乡思，才想求一幅字，让友人尝周原文化的滋味，也让自己把故乡的风，藏进笔墨里。

可那幅字，终究迟迟未写。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我怕墨太轻，载不动“自南”二字里包含的整个季候流转。我总觉得，这四个字藏着岐

山的魂、游子的念、周公庙的沧桑，藏着三千年周文化的底蕴，若参不透，写起来会心昏手迷，落笔便少了扎根黄土的厚重，少了南风渡水的绵长。

我无数次地自责，深感愧对祖先；无数次恨我自己才疏学浅，不能满足朋友的愿望！我想等我的书艺提高了再落笔，或许才能对得起周公庙的古意、对得起朋友的乡愁。

世间事，有时不遂人愿。岐山于他，不过是隔几年一归的故乡，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寒夜一别，他没过几日便返回了江南，此后几年他偶尔归乡，竟次次擦肩而过。宣纸搁在案头，可“飘风自南”四字，始终未敢落笔，只在心底一遍遍揣摩。

这几年，案头的宣纸换了一叠又一叠，研墨的动作练了一遍又一遍，“飘风自南”四字在心底写了千遍万遍，却终究未曾落在宣纸上。我总想着，等下次朋友归来，我定会铺开宣纸，磨好浓墨，写下这四个字，即便是笔墨仍然很稚嫩。

又是一年雪落时，岐山的雪依旧厚而冷，可案头的墨，再也没有凝过冰。我坐在案前，望着窗外的雪花，想起了故人，想着周公庙的“飘风自南”，想着那缕从南方吹来的风——吹了三千年，也吹进每个岐山游子的胸膛。

这风，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的风，还是文化的风、情感的风，是从故乡吹来，永远绕着游子心头的风。而“飘风自南”四字，也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刻在岐山人心底的印记，成为连接故乡与远方的纽带，在乡思里，永远飘拂……

江文湛老师去世已经近3个月了（编者注：指2026年3月12日），自闻噩耗至今仍悲怀于心，先生的身影言笑依旧在我眼前。

江文湛先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花鸟画大家。他一生都在潜心研究创作中国的书画艺术，尤其是把花鸟画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留下一大批精美珍贵的艺术成果，他的画是我们这个时代花鸟画创作的经典。

我与先生结缘，始于翰墨，在一次展览中相识，先生虽年长我20岁，然相处毫无代沟之感，对人生、对处事、对艺术，竟有许多相通的心境。

当年，先生投入一生的积蓄，在秦岭终南山建了间名为“红草原”的画室，他常年在那创作、读书，与喧闹的城市隔绝。我隔三岔五上山打搅，他从不嫌烦，有时还主动打电话来：“上山来，对酒当歌！”于是在节假日，我们师徒二人经常沉浸在终南余雪与长安诗酒之中。先生迁至山东威海后，每年我依旧会多次坐飞机前去看望。前些年，先生见我学书专注于“二王”一个方面，没有褒扬或批评，而是细心地给我讲许多老艺术家为艺流变的生动故事和一名艺术家应具备的审美高度与走碑帖融合道路的现实意义，还特别将自己学习收藏几十年的一本宋拓《雁塔圣教序》字帖赠送给我，再三叮嘱：学书须取法高古，以古为鉴，融古出新，不可困守一隅。

关于国画艺术，江老师崇尚弘扬传统，道法天然，强调艺术创作务必善于将大自然中的花鸟草虫及各种物态与心性巧妙结合，“物必见我之情，情取物之风采”，借物不求形似，取其意境。他笔下的花鸟山水虽极度夸张，似像非像，然却鲜活生动、趣味丛生。一次，我和志平先生到威海看他，兴趣上来，老人家让我们一起创作一幅丈二大画，先生让志平画荷，他画花鸟，最后让我题上《爱莲说》全文。这幅作品耗费了三个半小时，老人家中间没有休息甚至连一口水都没喝，还不断给

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口锅。这口锅比农村烙锅盔的平底锅粗糙、笨重，尺寸又小，只能放置在农家蜂窝煤炉上使用。它是铝铁合金浇铸，一寸多厚，揭开盖子，锅体平展光滑，乌黑油光。

我记得父亲用这口锅烙过锅盔，锅盔外皮焦黄酥脆、筋道，特别有嚼劲，咬一口内里虚软糯腾。更多的是烤（qiǎng，有尽、暴晒之意，延伸为通过蒸、熬、炒去汁而干，其味道比笼屉里蒸的红苕更加甘甜浓香）红苕。用这口锅烤的红苕，酥软金黄，香气馥郁，松软甘甜。锅热擦油，食材丢进锅里，整齐排放，盖上锅盖，约莫个把钟头，揭开锅盖，一缕甜香扑鼻而来，只觉口齿生津、垂涎欲滴。

父亲从青海回故乡，除了一件御寒的皮袄大氅，还带回来这口锅，这两样东西显然最是珍贵。尤其是这口锅，虽然其貌不扬，像一只铁疙瘩，可父亲却视为宝贝，隔三岔五用它烙饼、烤南瓜、烤红薯，每次用过后都会仔细擦拭干净，郑重地放在灶房显眼的地方。更多的时候，它铁青着脸，待在角落里，十天半月也用不上一次。只有在父亲提醒母亲烤红苕、烤南瓜时，它才会派上用场。当你揭开笨拙的锅盖，美味沁人心脾时，你不得不投去赞美的目光，感觉到它存在的意义。

母亲并不怎么使用这口锅，因为锅体厚重，传热速度自然慢，食物成熟时间太过长久。另外，相较于其他锅的轻巧灵便，这口锅搬运起来着实费劲，而且碍眼，不

一口锅的秘密

○雨亮

管怎样收拾，周身永远铁青着脸。我有时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灶房看到这口黑不溜秋的铁锅，真想踢上一脚。

父亲去世后，这口粗笨的锅已经很少使用，落满灰尘，偶尔看到它，我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坐在煤炉旁，煤炉上一口平底锅。他亲手将红薯放进锅里，盖上锅盖，不紧不慢、慢条斯理地拿起茶杯，抿一口茶，老屋蒸腾起腾腾的烟气。但我一直疑惑至今，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口像铁疙瘩一样的锅，可父亲从未提起过。

今年春节去父亲最小的弟弟家拜年，偶然的一次闲聊，叔叔提到父亲的这口锅，从而揭开父亲和它之间的秘密，一段关于父亲在青海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下放到青海玉树劳动，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几年，那时的玉树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远处的山峦白雪皑皑，一群牛羊散落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之上，父亲瘦削的身影淹没在灰色的沙砾中。他和当地群众一起下地干农活、放牧牛羊，残酷的环境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并没有消磨父亲的意志，他依然满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坚定信念。每次外出放牧几十里地，父亲都会带上充足的粮食和饮用水。天气严寒，这些干粮往往变得干硬，难以下咽。于是，父亲突发奇想，找人浇铸了这口看似笨重却非常实用的平底锅。每次放牧远游，除了日常所需和饮用水，父亲都会背上这口锅。寂寥的荒野，几十里不见人烟，日暮黄昏，在避风

的低洼处，父亲搭起简易帐篷，就地取材，用石块支起平底锅，用捡来的牛粪做燃料，锅中放上红薯、南瓜、干馍等食材，青烟袅袅升起，空气中荡漾着生活的甜蜜气息。

我终于明白这口锅为什么如此笨重，为什么严丝合缝，即使再小的虫蚁、细微的灰尘也爬不进、吹不进。原来，为了食品卫生安全，不受污染，锅体必须严密。父亲将装有食物的平底锅支在燃烧的牛粪上，通红的火焰紧紧裹住锅体，如此，食物才会更快成熟。没有煤炭、灶台，只有牛粪做燃料，而牛粪的火焰温度极低，火苗极软，只好将锅几乎煨在燃烧的火堆里。虽然传热速度慢，这口锅却有较好的保温作用，对于气候寒冷的西北地区来说，漫漫冬夜，食物能够长久保温，无疑是对身心最好的安慰。

我恍然大悟，为父亲的聪明才智感到由衷敬佩。他在艰难的环境下所展现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积极乐观的精神品质，才让他有了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天。如今，父亲去世已20个年头，这口粗笨的平底锅已经不再使用，但它曾经在父亲最困难的时期陪伴他，给予父亲无尽的温暖和一日三餐的食物，它融入了父亲的情感、体温、血液。当我擦拭这口锅时，仿佛看到父亲站在辽阔无垠的荒原上，他精神抖擞，挥舞长鞭，唱着当地的民歌，歌声苍凉而悠长，几百只牛羊像天边的云彩散落四周。风止了……